

人间烟火

送年

□张京会

在我的老家，“正月初三送年”是一项重要年俗，这意味着春节正式结束，新的一年真正开始。今天又是初三，清晨五点，鞭炮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熟悉的声音，想起了从前送年的一些场景。

天还没亮，母亲就在厨房里忙活开了。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映红了母亲粗糙的脸。她正在准备送年要用的供品：白面馒头要蒸得圆润饱满，顶上点着红点；猪肉要选最肥美的五花肉，煮得烂熟；鱼要整条煎得金黄，寓意年年有余。这些供品不仅要供奉祖先，还要款待即将离去的“年”。

父亲在院子里忙着摆放供桌。供桌要朝南，取“向阳”之意。桌上铺着红布，摆着香炉、烛台。父亲一丝不苟地调整着每样供品的位置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祖宗保佑，来年风调雨顺。”供桌旁还放着一把扫帚，这是送年时必不可少的道具。

天色微明时，村里的鞭炮声渐渐密集起来。我跟着父亲来到村头的土地庙。庙前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，大家都穿着新衣，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。庙里香火缭绕，供品摆得满满当当。村里的长辈点燃三炷香，带领大家向土地爷行礼。这是送年的第一个仪式，祈求土地爷保佑来年五谷丰登。

回到家，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早

饭。按照习俗，送年这天要吃饺子，寓意“更岁交子”。饺子馅里要包进一枚铜钱，谁吃到就预示着来年有好运。我小心翼翼地咬开每一个饺子，生怕错过那枚铜钱。突然，“咯噔”一声，牙齿碰到了硬物。我惊喜地叫起来：“我吃到了！”母亲笑着说：“看来今年你要走好运了。”

上午十点，送年的重头戏开始了。父亲手持扫帚，从堂屋开始，一边扫地一边念叨：“年啊年，你该走了，把晦气带走，把福气留下。”母亲跟在后面，用簸箕接着扫出来的垃圾。这是送年最重要的仪式，叫做“扫年”。据说，年是一种神灵，过年期间来到人间，带来喜庆，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。送年时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扫出去。

扫完屋子，还要扫院子。父亲特意在院子的角落留下一小堆垃圾，这是“留年根”，寓意年年有余。扫完地，父亲点燃一挂鞭炮，在院子里转圈。鞭炮声震耳欲聋，烟尘弥漫。这是“赶年”，用响声和烟尘把年送走。

中午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。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但最引人注目是那盘鱼。按照习俗，送年这天吃的鱼不能吃完，要留一些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母亲特意把鱼头和鱼尾留下，说这是“有头有尾”。

饭后，我跟着父亲去亲戚家串门。走在村中的小路上，随处可见送

年的场景：这家在放鞭炮，那家在扫院子，还有人家在土地庙前烧纸钱。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香火的味道，这是送年特有的气息。

傍晚时分，送年的最后一个仪式开始了。母亲在供桌前摆上新的供品，点燃香烛。全家人依次行礼，感谢祖先的庇佑，祈求来年平安顺遂。父亲把供桌上的红布取下，这是“收年”，意味着送年仪式圆满结束。

送年之后，生活将回归平常。但那些温暖的记忆、美好的祝愿，将永远留在心中。正如母亲常说的：“年送走了，但年味还在。”这年味，是亲情的味道，是乡愁的味道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味道。

送年之后，春天就要来了。田野里将泛起新绿，枝头将绽放新芽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希望，正如这新春的生机，蓬勃而充满活力。让我们带着送年时的祝福，满怀信心地走向春天，走向未来。



朝花夕拾

小巷年味

□谭纹

又到年关，回沂水老家过年的计划终于要实现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总觉得城市的年味比家乡的差了几分，不是因为年俗不同，而是家乡是每个游子最温暖的港湾，而春节回家过年就成了游子们最幸福的执念。对我来说，年味就是我对回家过年的期待，是目睹小巷里的热闹与忙碌，是品尝美味的年夜饭……更是我回不去的纯真童年。

从西海岸新区到沂水大约有200公里的路程，开车接近3个小时，这是我与家乡的距离。看似不远的距离，我却因细碎的工作和生活，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家。所以每次回家，我的心情都格外兴奋和期待。最美不过回家路，虽是隆冬，但一碧如洗的天空给我一种沉静之美。一路上，路两侧苍茫的山上时时矗立着几个庞然大物——风车，好似天外来物，神圣而又坚定，迎接我们这些奔波在回家路上的人。平时再平凡不过的风景此刻在我眼里都成了最美的景致。

越靠近家乡，年味就越浓。红彤彤的大红灯笼挂起来了，大街上的商店里张灯结彩，千家万户的大门上贴着福字，鞭炮声也不绝于耳，空气中还留存着淡淡的硫磺味道；小孩子们在街头巷尾跑来跑去，嬉笑声响彻整个小巷，过年的氛围也随之而来。听着听着，恍惚间，我的思绪被拉回儿时。

一到腊月，年的味道就浓厚起来。村里的妇女忙着去碾玉米面，所以石碾周边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大家会自觉排队，不管是王家的还是李家的，总之大家聊着家长里短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玉米面就磨完了。孩子们围着碾玩闹，乐此不疲，即使跑得满头大汗也不觉得累。回到家后，妇女们把玉米面调成糊，加上适量的酵母，等面糊成功发酵后，便开始烙煎饼，那种忙碌像是要把一整年的口粮备好似的，所以我们又称之为“备年”。这项年俗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我正沉浸于美好的回忆里，一股弥漫整个小巷的炸丸子香味把我拉回现实。沂水人过年一定要炸丸子，尤其是萝卜丸子。用豆面和起来的萝卜碎被豆油炸得黄灿灿的，趁热吃，那叫一个香！沂水人可炸的食材有很多，有藕盒、茄盒、豆腐丸子、鸡丸子、肉丸子、猪肝丸子、鱼丸子……当然，还少不了酥肉。瞧瞧吧，裹着面糊的细肉条下到油锅里，激发出一个个微缩形的“趵突泉”，黄灿灿的热油气泡翻滚，使得刚下锅的肉条不停挪腾，宛如鱼儿在水面嬉戏。小孩子围着锅边，一边说着不着边际的童言童语，一边用眼睛紧紧盯着金灿灿的酥肉。还没等家长发话，小孩子瞅准时机，一把抓起几条酥肉，美味的酥肉就这样被囫囵吞枣咽下了肚，人也一溜烟跑开了。

美味的丸子是沂水年夜饭中的一道特色。说到沂水人的年夜饭，我们是有属于自己的特色菜品：粉皮山蘑炖鸡、白鲢鱼炒鸡蛋、爆炒猪肝丸、丸子大杂烩、凉拌猪肚……年夜饭是家人想把最好的爱都给你的证明。

寻找年的味道，原来它就藏在归乡途中，藏在年前那半个月的忙碌中，藏在与家人一起吃的年夜饭里。

往事悠悠

出门

□潘盛国

“出门”是个使用率很高的词：小孩子出门上学、成年人出门上班、家庭主妇出门购物、老年人出门遛弯……不一而足。

然而到了每年的正月，“出门”却另有涵义：走亲戚。正月间在路上遇到穿着新衣服、提着包、攥着篮的人，不用问，他必定是去走亲戚。如问他做什么，必回答“到大舅二姑三姨家出门”，而不会说“走亲戚”。去亲戚家出门，不能空手甩着十个指头，必要携带礼品。

六十年前，我还是孩童时，物资比较短缺，出门人所提的篮子中，只能是一份薄礼，没有丰富的物品。那时有一顺口溜说得形象：正月礼，薄似纸，三个饽饽一捆粉。这个顺口溜，须用我们本地的方言念出，如用普通话，则韵味尽失。

礼虽薄，礼仪却不可少。礼物要留，但不可全留下，只象征性地留一点，比如一个饽饽。另外还须回礼，也不会过多，比如两个米糕。无论留还是回，都会有一番程式：客人极力表示要多放下一些礼品或全部放下，并表示“坚决不要回礼”；主人则坚决不从，一再说“回礼已经非常菲薄，这就很不好意思了”“必须拿着，不拿不行”云云。言语之外，还须辅之以推推让让的肢体动作。这番推让表演，体现了祖先对形式与内容的哲悟：形式即内容，推让即亲情。设想如果主人毫无表示地看客人把礼物放下，客人

亦爽快接受主人的回礼，那场面何等冷淡，哪里寻节日的气氛、亲戚的情感？

童年时期，每年正月，父母都要打发我和弟弟回老家，探望祖父祖母。祖父祖母家是我们的根系所在，探望他们，不属于“走亲戚”，而是会一住多日，携带的礼物尽数放下，也无推让回礼之事。然而，老家还有许多亲戚，父亲的舅、姨，母亲的姨，等等。父母由于假期短、事务多，抽不出时间探望这些长辈，于是就由我和弟弟代劳。正月里，我俩到这些老辈亲戚家，就是“出门”了。

记得每次回老家前，母亲总会细心准备好礼品，一家一家，给我们分点清楚。同时，也会念叨这些长辈亲戚当年的亲情恩惠，教我们回去表达感谢和思念之情。巧合的是，这几家亲戚都在一个村子。俗话说，不怕亲戚多，就怕亲戚富。意思是多家亲戚同在一村，送的礼物如果厚此薄彼，会引起亲戚间的嫌隙。我和弟弟倒是对亲戚们住在同一个村感到挺高兴，这样我们只用一天时间，就可以完成“出门”的使命了。到了一家，坐一会儿，把父母教我们的话说一遍，留下礼物，就可以离开去下一家。几家长辈，自然要留我们吃午饭，我们则可以随自己的意，留在任何一家。

通常，我们留在母亲的姨（我们称其为“姨姥姥”）家的次数最多。姨姥姥家的房子，比其他亲戚家的高

大宽敞一些，家中的桌椅板凳也干净许多。在她家，无论坐卧，感觉要舒服很多。姨姥姥是个美人，弯弯细细的眉，一双好看的眼睛，说话轻轻柔柔，格外亲切。我们每次出门，都愿意在姨姥姥家多待些时间，留下吃饭的次数自然就多。姨姥爷是个高高的农家汉子，读过私塾，有文化，能写对联。他和他的大儿子（我们叫“大表舅”）都热爱杯中物。有一次，姨姥爷热情而坚决地要我同他们一起喝。喝酒，是违背父母对我们临行前的嘱咐的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喝过酒，然而实在拗不过，只好从命。一口白酒下肚，一道灼热的火线穿入肠中，实在不好喝。由于没有经验，加之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，喝了不少，却没啥特别的感觉。直到喝完站起来，方感到有些头晕。去厕所方便时，竟天旋地转，一头栽倒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从此以后，姨姥爷再也不敢让我喝酒了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我的姨姥姥姨姥爷，两个可爱的老人已经离世。曾经相互出门多年的亲朋，现在也来往走动得少了。正如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所说：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。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，更多的人家住进楼房。住在同一单元的邻居，上下楼相遇，有时或相互点头，有时则擦肩而过，视若无睹，能相互知道姓名的，少之又少。不知“出门”的习俗，还有多少地方能继续保持着。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  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